

马来古典文学译丛

马来纪年

〔马来亚〕敦·斯利·拉囊著

〔中国〕黄元焕译



学林书局

I338.733
L007

马来古典文学译丛

马来纪年

(马来亚) 敦·斯利·拉囊 著

(中国) 黄元焕 译



学林书局

2004

I338.733

L007

ISBN 983-41802-0-9

马来纪年 Sejarah Melayu

(马来亚) 敦·斯利·拉囊 著

(中 国) 黄元 焕 译

出版: 学林书局

Intelligentsia Book Station Sdn Bhd,
45 A, Jalan Tun Tan Siew Sin,
500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Fax: 603-2031 3195

Email: xuelin@tm.net.my

印刷: 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45169-K)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62589211

版次: 2004 年 8 月第一版

定价: Rm 19.80

目次

01 马来古典文学译丛总序

11 译者前言

马来纪年

17 原 序：奉旨修史 记载王朝礼仪

晓谕子孙 马来诸王圣迹

20 第一篇故事：为看日出 罗马亚历山大王东征

迎娶天竺公主 在东方开枝散叶

34 第二篇故事：亚历山大后裔降临西昆棠传中国

苏巴尔帕王将公主下嫁中国国王

47 第三篇故事：苏巴尔帕王子游览单马锡见狮子

以为吉兆建国于此命名为新加坡

- 51 第四篇故事： 羯陵伽公主倾国倾城
与新加坡王结为秦晋
- 54 第五篇故事： 满者伯夷国力遍及风下
新加坡不臣服兵戎相见
- 57 第六篇故事： 新加坡八刺刺两将暗比试
斗智又斗力化干戈为玉帛
- 64 第七篇故事： 伊斯兰教东传马来群岛诸国
巴赛伊国觅址建都日益繁荣
- 70 第八篇故事： 暹罗王使计劫持速木都刺王
宰相乔装商人成功救回国王
- 74 第九篇故事： 速木都刺王和巴赛伊王兄弟阅墙
速木都刺王被诱捕往曼绒后归真
- 79 第十篇故事： 新加坡解剑鱼害 小童献计却受戮
财相受辱 引满者伯夷攻陷新加坡
- 83 第十一篇故事： 新加坡国王出逃 到满刺建国
王子继位励精图治建立典章制度
皈依伊斯兰教繁荣昌盛疆土拓展
- 95 第十二篇故事： 伊布拉欣继位朝政日非外戚擅权
财相勤王计赚宰相助卡塞姆夺位

- 102 第十三篇故事：** 暹罗二攻满刺加不下两国不相往来
 满刺加国矢志睦邻欲结束敌对关系
 满刺加兼并彭亨朝内文臣武将辈出
- 118 第十四篇故事：** 满者伯夷国王女儿继位公开招亲
 马来民族英雄杭·都阿闪亮登场
- 132 第十五篇故事：** 满刺加威名传中国 决招为婿
 汉丽宝下嫁 两国姻亲情永结
- 139 第十六篇故事：** 杭·加斯杜里宫闱淫乱欺君犯上
 杭·杜阿复出笃力决斗为上除害
- 149 第十七篇故事：** 满刺加先后出兵 监篋俯首称臣
 再攻锡亚克 扩大版图国威更盛
- 154 第十八篇故事：** 满刺加王子怒杀宰相之子
 闯祸失王位遭谪为彭亨王
- 157 第十九篇故事：** 孟加锡国王征服爪哇暹罗诸国
 来犯满刺加战事惨烈无功而退
- 160 第二十篇故事：** 长老著书 讨论人的本质性格
 兼及人的行为 满朝学习教义
- 165 第二十一篇故事：** 占城和谷齐婚姻问题开战
 占城王战死二子分别逃亡

- 169 第二十二篇故事： 巴赛伊老王以怨报德终被黜
满刺加将领主战主撤现齟齬
- 174 第二十三篇故事： 满刺加城盗匪横行无法无天
国王夤夜微服私访手刃盗贼
- 180 第二十四篇故事： 阿鲁使臣竟遇害于巴赛伊王廷
两国开战波及满刺加两败阿鲁
- 185 第二十五篇故事： 丁家庐武将私访满刺加国
冒犯国王彭亨怒打丁家庐
- 190 第二十六篇故事： 满刺加王荒淫无度道德沦丧
国民有人善驯象舞剑放风筝
- 210 第二十七篇故事： 苏鲁马益王子满刺加财相府抢亲
满刺加国王勒当山求亲神话仙境
- 221 第二十八篇故事： 满刺加国王派人去羯陵加购麻纱
船遇风暴麻纱只剩四匹国王不悦
- 225 第二十九篇故事： 纳迪姆拐骗彭美女献满刺加王
彭亨王奋力驰救不果大怒逊位
- 238 第三十篇故事： 满刺加王弟风流倜傥京师春情荡漾
国王大震怒为正风气决定大义灭亲

242 第三十一篇故事：暹罗进攻彭亨 唇寒齿亡

围魏救赵 满刺加出兵作战

247 第三十二篇故事：北大年立国 吉佗王加冕

葡萄牙首攻满刺加败走

256 第三十三篇故事：繁荣昌盛滋生腐败诬陷盛行

大臣老迈风气败坏国王逊位

271 第三十四篇故事：葡萄牙殖民主义武力侵略

满刺加城破国亡撤到彭亨

后 记

马来古典文学译丛

总序

马来古典文学——

一座有待开发的文学宝库

马来古典文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卷帙浩繁。

按照一般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在出现书面文学之前，必然先有口头文学。口头文学世代相传，出现的时间早，流传地区广，流传时间长。我们相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也不例外。

马来古典文学作品，如《马来传奇》或《杭·杜阿传奇》，在每一篇章开头，都冠以“据说书人说”把故事来

源归于“说书人”，说明此一地区在古代社会存在着“说书人”这一角色或职业。既然有说书人，必然就有说书人献艺的场所，我们把它说成是说书场吧。在中国叫做瓦栏勾舍。说书人在茶余饭后或者在集市向听众演绎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宗教故事或历史故事。这些口头文学，后来有些被吸到书面文学中。有些书面古典文学作品，其本身很可能是经过多次加工的说唱文学的底本。

中国说唱文学始于唐朝。唐朝的“俗讲”及“变文”，是中国和尚在寺庙演绎讲经中的文学故事，把深奥玄妙的佛经教条，演绎为通俗易懂的故事。到了宋朝，“俗讲”、“变文”突破了宗教的圈子，演绎的内容扩大到历史故事及市井故事，发展成宋、元话本，最后发展成为明、清的白话小说。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说唱文学发展过程虽不尽相同，但说唱文学对古典文学发展的推进及影响，应是相同的。

马来早期口头文学后来形成书面的有《倒霉的人》、《柏拉朗大伯》及《如愿以偿的人》等。

公元前十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出现的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随着婆罗门教传入马来亚及印度尼西亚。传入时间，一般认为在公元一世纪。

两大史诗的翻译和改写活动，主要在爪哇岛进行。公元十世纪，出现了用爪哇文改写的散文《罗摩衍那》。有关这一史诗的故事浮雕，出现婆罗门教建筑布兰班南的陵寺上。公元十世纪，马打蓝国国王达尔马旺萨请宫廷文人用卡威文翻译了《摩诃婆罗多》九个篇章。卡威文是古爪哇文，采用梵文字母拼写。依照梵文诗形式及格律用这一文

字创造出来的古爪哇诗体称为“卡卡温”体。公元十一世纪，达尔马旺萨国王的女婿爱朗卡继承王位，他请宫廷诗人恩蒲·甘瓦根据《摩诃婆罗多》的森林篇，写下《阿米那的姻缘》，为他歌功颂德。公元十二与十三世纪之间，诗人辈出，恩蒲·达马扎写下了《斯玛拉达哈那》（公元 1115-1130 年），恩蒲·塞达及恩蒲·巴努鲁共同写下《婆罗多大战》（公元 1167 年），是为《摩诃婆罗多》翻译和改写的名篇。

公元十四世纪，爪哇满者伯夷宫廷诗人普腊班曹写下《纳加腊格尔塔加玛》（俗译《爪哇史颂》，写于公元 1365 年），作者对王家世纪、国家兴盛及宗教的传播作了详细的纪录，说明爪哇古典文学已进入本土化、民族化的阶段。

爪哇宫殿诗人，当他们对两大史诗的翻译和改写，处于移植和模仿的阶段的时候，两大史诗故事已为皮影戏所吸收，走出宫殿，在民间广泛流传。

两大史诗似乎也从爪哇流传到马来半岛，为当地人所吸收。《罗摩衍那》的马来文译本，如《斯利·罗摩传奇》，有几种版本，是今人根据口传而记录下来的。至于《摩诃婆罗多》的译本，如《般度五子》、《般度大战传奇》及《波马传奇》等也是从爪哇文转译的，并非直接译自原著。

中国晋朝高僧法显，十公元 414 年路过耶婆提^①，他在《法显传》谈到当地的情况时说：“其国婆罗门外道兴盛，佛法不足言。”说明直至五世纪止，婆罗门教仍盛行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地区。中国唐朝高僧义净，在公元 67 年路过室利佛逝^②。在从印度归国途中，又在此停留 12 年，翻译佛经。他在为一本佛经的中译本所写的一条注释中，

提到室利佛逝是一个佛学研究中心，印度佛学大师释迦鸡栗底（Sakyakirti）在此讲学，门下听众达千人之众^③。显而易见，佛教在七世纪已传入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地区，先是小乘，以后是大乘。印尼出土的有关室利佛逝的四块碑石，是证实义净记载的历史遗迹。其中第二块的碑石内容，其本身就是一篇文学作品。这些碑文是用印度拔罗婆字母拼写马来语，夹杂梵文词汇。

到了公元九世纪初，在中爪哇文池兰附近建起最壮丽的佛塔婆罗浮屠，它本身就是大乘佛教传入印尼的纪念碑。佛教文学《佛本生经》中的故事，已雕塑于塔的墙壁上，数达一千多幅。佛教文学已随佛逝传入这一地区。

可是，这一地区的佛教文学，却未见以书面形式留传下来。

公元十三世纪，伊斯兰教开始传入马来亚及印度尼西亚，马来古典文学揭开发展的序幕。

首先传入这一地区的伊斯兰教文学是有关伊斯兰创始人穆罕默德的故事（如《穆罕默德的灵光》及《切月记》等）以及其先知的故事（如《尤淑夫先知传》、《易布拉欣先知传》及《苏来曼先知传》等）。这些作品与伊斯兰传教活动紧密结合，它的译传是传教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接着出现的有关伊斯兰教的英雄故事，如《伊斯干达尔传》、《埃米尔·咸沙传奇》及《穆罕默德·利·哈纳费亚传奇》。它的译传激起英雄主义的情操及审美情结。

《马来纪年》记载，在反抗葡萄牙的侵略战争中，国王曾以上述两部英雄传奇激励将士^④。”

伊斯兰教先知故事及英雄故事的广泛传播直接促进了马来历史传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这是马来古典文学吸收伊斯兰文化后本土化及民族化的过程。主要作品有《巴赛伊诸王传奇》、《亚齐诸王传奇》、《武吉斯王族系谱》、《马来传奇》及《杭·杜阿传奇》等。其中成就最高的是《马来传奇》及《杭·杜阿传奇》。

《马来传奇》写于公元 1511 年至 1612 年间，作者敦·斯利·拉囊，也可能只是整理者及修改者，是马来亚半岛柔佛首相，他和国王曾被亚齐兵所俘，他于 1612 年遵国王的命令吸收《巴赛伊诸王传奇》及《亚齐诸王传奇》等书内容，撰写《马来纪年》。全书译成中译本 18 万字，包括 34 篇故事，有历史故事及神话传说，有哲学问题的探索和王朝礼仪的介绍，还有掌故、珍闻、轶事等。故事地点时而 在满刺加，时而在印度、中国、满者伯夷、望加锡等。每篇故事独立成章，又有一定的联系，既叙述了国家大事及宫殿生活，又描写了民间生活及社会风土人情，还反映了中国与马来诸国历史久而密切的关系。

《杭·杜阿传奇》作者及写作年代待考。全书译成中译本 35 万字，共 24 章，是一部英雄史诗式的作品，叙述了英雄成长的经过及战斗的一生。他多次出使满者伯夷，为满刺加王迎娶满者伯夷公主保驾护航，并与千方百计要杀害他的加渣玛达宰相展开斗智斗勇的斗争。他对国王忠心耿耿，多次受诬而被流放，但不改忠诚之心。他率兵转战马来诸国，使满刺加成为威震东南亚的强国。他还奉命出使暹罗、印度、中国及土耳其，与各国建立友谊关系。

他与中国一起，共同抗击葡萄牙人的侵略。通过作者传奇的一生，反映满刺加王朝兴盛的全过程。

在马六甲为葡萄牙攻占之后，马来古典文学的创作中心转移到亚齐，出现了广义的文学作品，如《诸王王冠》（公元 1603 年）及《诸王乐园》（公元 1638 年）。前者的编译者是布卡里·阿尔·曹哈里，后者的编译者是努鲁汀·阿尔·腊里尼，据说是《马来纪年》作者敦·斯利·拉囊的老师。《诸王王冠》内容是有关君王之道，共 24 章。《诸王乐园》内容相似，可能两者所据是波斯—印度同一著作，但后者介翻译时更灵活些，加入了许多亚齐当地的事物。

马来古典文学作品后来从历史传记、英雄人物故事转为描写市态人情的、消闲娱乐性质的市井文学，如《穷人传奇》、《马林·德曼传奇》、《阿旺·苏隆·墨腊·穆达传奇》等。作品主角由帝王将相变为黎民百姓。

接着马来古典文学出现警世劝喻性质的作品，如《巴延·布迪曼》及《巴克提尔传奇》等，据说这些作品来源于波斯。

马来古典文学中还有深受爪哇文化影品，即班齐故事，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是《班齐·库达·斯米朗传奇》。

长篇叙事诗这一文学体裁，也随着伊斯兰文化传入马来亚及印度尼西亚。传入时间，有专家认为是在十七世纪。可是根据巴赛伊国王石碑所署年代（伊斯兰教纪元 781 年，即公元 1380 年），这一文学体裁在满刺加为葡萄牙人攻陷之前即为马来人所熟悉。主要作品，年代较早的有《比

达沙里》、《庚贝布罕》、《悲惨的孤儿》、《班齐·斯米朗》、《绿色公主》、《昂昆·季·东加尔》及《孟邦·曹哈里国王》等。年代较晚的有《勿里洞》、《龙公主》、《哈沁王子》、《马辰之战》等。长篇叙事诗每首若干节，每节 4 行，每行 8 至 12 个音节，押音方式，有的是隔行押韵，有的是每行押韵。长者可达数千行。

十九世纪作家阿卜杜拉，是最后一个马来古典文学作家。他横跨马来文学新旧两个时代，继往开来，开辟了马来文学的新时代。他出身于阿拉伯—印度后裔伊斯兰教徒家庭。世代从事宗教及语文教师工作。只是到了他这一代，教书的对象全是白种人。他还从事文秘工作、基督教《圣经》的翻译及修订工作及文学性质的写作活动，使他身兼教师、翻译家及作家的身份。他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但非宗教狂热分子。他主张改革，反对固步自封，他主张改革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及一切陈规陋习，是一位改良主义者。他提倡法治，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他主张接受西方文化及一切科技文明。但他过分亲英的立场却不为人所苟问。他的作品最重要的是《阿卜都拉传奇》，中译本 20 万字，全书 27 章。它是一本自传、见闻录及回忆录，是十九世纪马来半岛南部马六甲及新加坡的双城记。除了前面 3 章是有关作者童年的自传外，全书其余部分叙述了英国总督、原住民统治者及西方传教士的活动。英国殖民主义者势力的发展壮大，导致原住民封建统治者的没落。作者在英国人在新加坡登岸四个月后即进入该地，历时 35 年，见证了新加坡的早期开发史。作者

以亲身耳闻目睹而写下的第一手记录，极富参考价值。

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所属的马来古典文学共有多少部作品，一向没有统计数字。但《阿卜杜拉传奇》却有这方面的统计资料。

阿卜杜拉的父亲，曾奉巴达维亚（即今之雅加达）荷印总督秘书之命，前往马来诸国搜购马来古籍，共六、七十部^⑤。后来莱弗斯归国时经阿卜杜拉之手装箱的马来古籍，已成册的就有三百部之多^③。当然，这些古籍并非全部是文学作品。有的只是广义的文学作品。有的甚至连广义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只是一般典籍而已。

莱弗斯归国时所乘的大船于苏门答腊岛南部萌姑露失火被焚。莱弗斯夫妇仅以身免，这三百部古籍连同其它文物全部毁于大火。这不能不说是马来古典文学的一场浩劫。

三百部古籍尽管未全部流传下来，但阿卜杜拉的记载毕竟为我们提供统计数字的上限和下限。

这些卷帙浩繁的马来古籍，大部分仍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尚未转写成拉丁字母拼写本。已用拉丁拼写的，有些只是刊登在期刊上，尚未出版单行本。有些已出版单行本的，多已绝版，坊间极难找到。

有关马来古典文学史的著作，半个世纪以来仍然只是那几本。

马来古典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起步于 60 年代，进展缓慢。到 1999 年，只翻译出版了《马来传奇》（“Sejarah Melayu”）。加上月前已译好待印的《杭·杜阿传奇》及《阿卜杜拉传奇》，顶多只有三部。

至于马来古典文学研究的著作，仍是空白。

根据以上我们对马来古典文学的概述及对它的数量的估计，我们可以说马来古典文学是一座文学宝库。根据以上两国对马来古典文学著作的整理出版以及我国对此一文学的译介及研究，我们可以说这一文学宝库是有待开发的。

中马印三大民族，数达 15 亿人。在世界上举足轻重。当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时，三国人民期待我们在文化交流方面开创新局面。三大民族友谊的促进及人民间的精诚团结及相互支持，将在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文学方面的交流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在新世纪的开头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

黄元焕

2002 年 8 月 31 日

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